

王文成公全書

二一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
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
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
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
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
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
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
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
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
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
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
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
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内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

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内外井井室
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
拳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
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
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
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
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
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
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

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
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
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
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
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
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
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
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

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

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
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
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益以當國者不明軍
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
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
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

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剥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

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
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
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
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
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
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
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
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

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
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䟽上不
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
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
䟽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
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
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
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
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

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
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
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
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
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
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
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
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

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
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
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偉時好耶
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
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

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
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
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
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
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旣非天下必有起而
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
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
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
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

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
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
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
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
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
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
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
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
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

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畧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

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
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
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
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
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
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
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
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
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

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
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
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
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
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
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
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
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
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